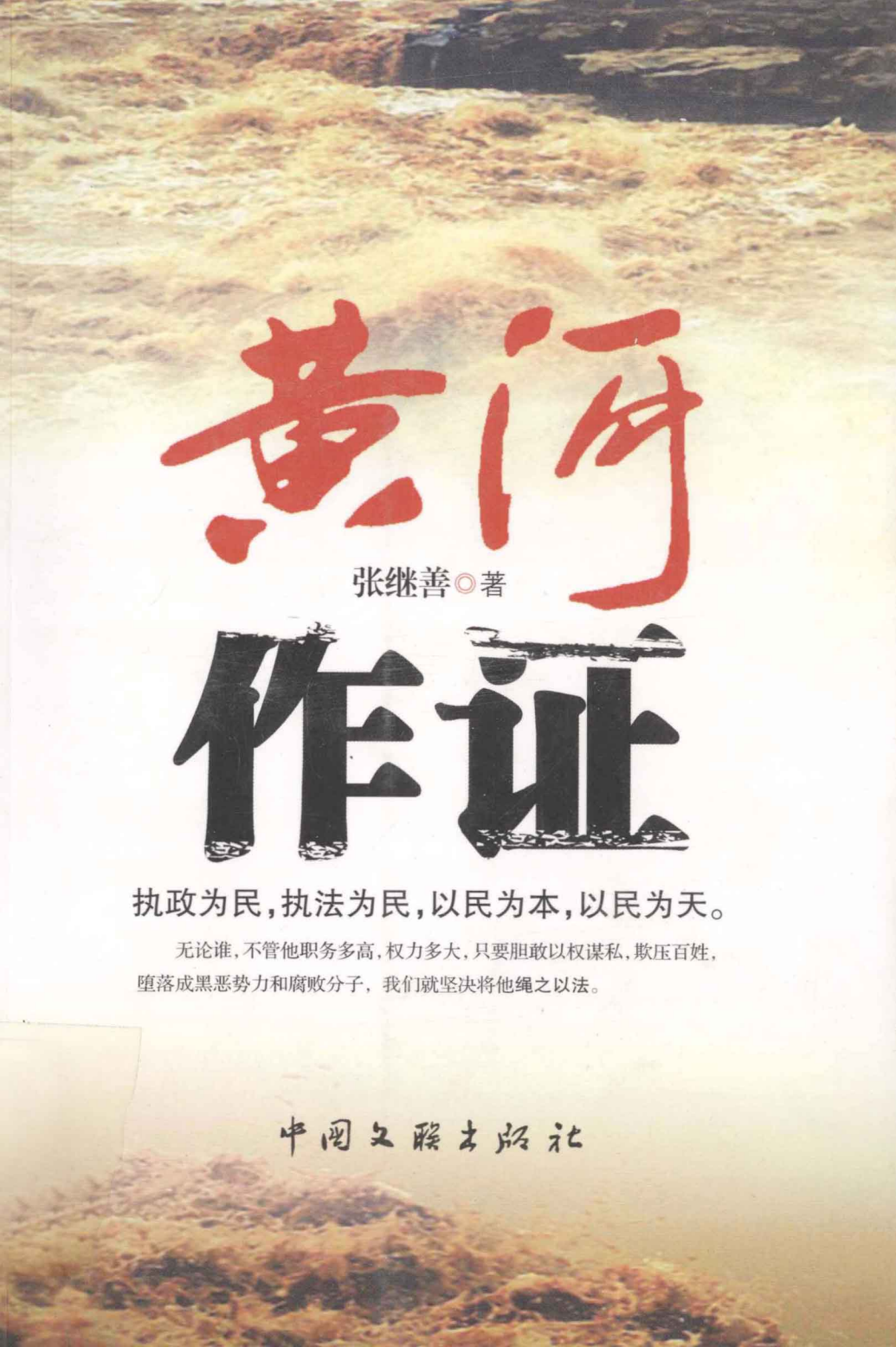




黄河

张继善◎著

作证

执政为民，执法为民，以民为本，以民为天。

无论谁，不管他职务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胆敢以权谋私，欺压百姓，
堕落成黑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我们就坚决将他绳之以法。

中国文联出版社

黄河作证

张继善◎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河作证/张继善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059-6336-8

I.黄… II.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35741号

书 名	黄河作证
作 者	张继善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 旭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刘 旭
印 刷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5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6336-8
定 价	25.00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9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8
第六章	34
第七章	40
第八章	48
第九章	52
第十章	56
第十一章	62
第十二章	71
第十三章	78
第十四章	88
第十五章	97
第十六章	103
第十七章	109
第十八章	119
第十九章	130
第二十章	138

第二十一章	146
第二十二章	154
第二十三章	161
第二十四章	168
第二十五章	174
第二十六章	180
第二十七章	185
第二十八章	192
第二十九章	198
第三十章	205
第三十一章	210
第三十二章	215
第三十三章	223
第三十四章	229
第三十五章	235
第三十六章	243
第三十七章	250
第三十八章	256
第三十九章	261
第四十章	266
第四十一章	271
第四十二章	278
第四十三章	285
第四十四章	290

第一章

杨发才是被噩梦惊醒的。

不但把他惊醒，而且还吓出一身冷汗，喉咙里发出一声吓人的“啊。”

他猛然从床上坐起来，用毛巾使劲擦着脊背，嘴里还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他爹，你这是咋啦？”老伴关心的问。

“不咋，刚才作了个梦。”杨发才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心里仍然没有从方才的惊悸中平静下来。

“啥梦呀把你吓成这样？”

杨发才摇了摇头，满不在乎的说：“没事。”

他洗脸的当儿，老伴已将冲好的鸡蛋水端在饭桌上，又往里放了些奶粉和蜂蜜，催他赶快趁热喝。女儿细心地为他整理行装，并告诉他：“爸，五千块现金就装在旅行包的暗兜里，听说这阵子火车上很乱，小偷挺多，你要小心点。钱如果不够，就来电话，我给你往卡上打。”

杨发才笑着摆了摆手：“我又不是三岁小孩，这事还用你交代。”

每次出远门，女儿总是千叮咛万嘱咐，他虽然有点烦，但表面上总是乐呵呵的。

他今年五十三岁了,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凤仙和二女儿凤娇均已出嫁,且离赵家坪很远,除了逢年过节,很少回来。家中只剩下他老俩口和三女儿凤霞。

凤霞今年也二十三岁,在他眼里,已经是一只羽翼丰满的小鸟,在窝里待不了几天了。

俗话说:“天下老,偏的小。”他从小就偏爱凤霞。

凤霞和两个姐姐的性格完全不同。

在她身上,看不到多少女孩子的柔情和羞涩,而处处流露着小伙子们的强悍与刚烈。

她直言快语,性格外露,服理不服人,天王老子也不怕,因此,村里人暗地里送她一个绰号:“三婴椒”。有的人干脆当面叫她“假小子。”

杨发才高兴有这样一个“宝贝”。

他甜滋滋地喝着鸡蛋奶粉,看着越来越丰满成熟的女儿,望着家中一件件的高档电器,想着那一百多亩正在盛果期的苹果园和每年十几万元的固定收入,心里真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刚才的噩梦早已忘到脑后。

电话铃响了。

是村治保主任孙有良打来的,通知他马上到村委办公室开会。

“开啥会呀?”,杨发才问。

“你过来就知道啦。”

“我要去广州签定苹果合同,车票已经都买好了,过几天行不行?”杨发才和气地说。

孙有良:“不行,你必须来,这是一件大事,不来你要后悔的。”

杨发才:“究竟有啥事,能不能在电话里说?”

孙有良：“不是我找你，是赵书记找你”。

杨发才：“要不，让风霞去行吗？”

孙有良：“你看着办吧”。没等杨发才把话说完，就粗暴的挂了电话。

“爸，别理他，你走你的。不论好事还是坏事，都让我去应付。”风霞说着，拿起摩托车钥匙就要出门。

杨发才拦住了她。

杨发才：“风霞你别急，咱好好琢磨琢磨，我总觉得孙有良在电话里的口气不大对劲。”

一向不爱多管闲事的老伴这时凑到他跟前，“咋着个不对劲？”

杨发才：“你们说他今天通知是开啥会？如果开干部会，我不是村干部，如果开全体村民会，应该在大喇叭上广播，不应该打电话。”

“是呀，我也觉得这事蹊跷。”老伴的脸上布满疑云，在一旁附和着。

“是不是开企业负责人和个体户会议，让集资筹款，听说村里要建铁厂。”风霞也帮着分析。

“有可能，如果真是这样，你说咱投资不投？入股不入？杨发才问女儿。”

“不入，坚决不入！爸，你还看不出来，赵玉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其他压根就没安好心。名义上是村里建铁厂，让大家伙投资，以村委会名义贷款，实际上全操持在他个人手里，赚了是他的，赔了是大家伙的。这几年村里办了多少企业，哪一个不是富了方丈穷了庙？叫我说呀，咱坚决不上他的黑杆秤！谁爱投谁投去，咱不投，一分钱也不投！”杨风霞说着说着就带了几份火气。

杨发才万万没有想到，刚才这个电话，竟然是阎王爷的勾魂令，他要去的村委办公室，则成了阎罗殿的鬼门关，将给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带来塌天之祸。

当他忐忑不安的走进村委会办公室时，眼前的情景更让他疑惑不解。

办公室里除了村长赵玉虎外，再就是副村长李长有，保安公司经理赵银虎，治保主任孙有良等干部。

企业负责人，个体户，一个也没有。

杨发才的心一阵狂跳，他估摸不透自己所面临的究竟是福还是祸。

他用谨慎的目光扫了一下几个人的脸，想从他们的表情上找到答案。

但他错了，在坐的一个个冷若冰霜，置人于千里之外。他尴尬的站在办公桌前。

副村长李长有指了指身边的沙发，示意让他坐下，并给他倒了一杯水。

杨发才有点受宠若惊，连忙站起身，低三下四的说：“李村长，我不渴。然后走到赵玉虎跟前，满脸堆着笑问：“赵书记，你找我？”

这时，坐在对面特大皮转椅上的赵玉虎开口了，他声音很低，说话的节奏也很慢，但却渗透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威严和不可抗拒的蛮横。

赵玉虎：“发才呀，今天叫你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这件事对咱们赵家坪来说是大事，也是好事，但对你来说，可能要受点损失，要忍痛割爱。”

杨发才瞪大双眼，带着几份惊恐问：“赵书记，你咋把我弄糊涂了。我一不是村干部，二不是外地投资商，村里的事和我会

有啥关系？”

赵玉虎慢条斯理的接着说：“当然有关系了，事情是这样的，太原有人投资，要与咱们村联合建一座大铁厂，铁厂建成后，赵家坪的铁矿石不用再往三门峡送了，咱们采多少，他能用多少，光运费一项，每年就能给村里节省近百万元。这个铁厂的厂址已经定了，就在你苹果园的北面。今天要和你商量的是，你的苹果园铁厂要占。”

杨发才像被蝎子蛰了一下，心头一阵紧缩。来这之前，尽管他猜测了很多可能，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要占他的苹果园。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苹果园是他们全家的命根子，就是天王老爷要占也不行。

想是这么想，但嘴上却不敢这么说。他尽量让自己的话婉转一些，好听一些，因为在这个全县赫赫有名的强人面前，他怎么也挺不起腰杆，克服不了身上的自卑，更不敢说半句硬话。

杨发才：“赵书记，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赵玉虎脸上露出明显的不高兴，但没有发作。“有啥话你就问吧。”

杨发才：“我想知道，咱们村建铁厂总共要占多少地？”

赵玉虎没有回答，孙有良却接了话茬。

孙有良：“杨发才，不要身上有两个臭钱，就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啦，咋？铁厂占多少地，难道赵书记还得向你汇报汇报？”

杨发才：“有良兄弟，你误会啦，我不是这个意思。”

孙有良仍咄咄逼人：“那你究竟什么意思。”

杨发才：“我只是随便问问。”

孙有良还要说什么，被赵玉虎制止了。

赵玉虎：“既然你想知道，那就告诉你吧，总共要占三百二

十亩。”

杨发才：“赵书记，苹果园北边和西边有五百多亩地，不占我的苹果园不行吗？”

这时，一直没有开口的赵银虎说话了。

赵银虎：“是这样，铁厂一年要排几万吨矿渣，你知道，这些渣不能堆在平地上，一是占地太多，二是不方便。专家们考察了几回，最后认为只有你的苹果园最合适。因为苹果园在一条大深沟里，五六里长，一里多宽，光是把它填平也得十年八年。”

杨发才：“那不行，咱们当时有合同，规定承包给我二十年，现在才十一年，我不能答应。”

赵玉虎：“发才呀，你看这样行不行，苹果园嘛，肯定投了不少资，不过你也受益五六年啦，这五六年，哪年不赚个十万八万的，我想投资早该收回来了。现在村里要占，也不白占，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计划一次性给你补偿五万元，就算是违约金吧，然后中止合同，你看怎么样？”说完，几个人都虎视眈眈地盯着杨发才。

杨发才的心直哆嗦，这不是欺负人嘛，苹果园一年就要纯挣十几万，九年下来要一百多万，他只给补偿五万，连个零头也不够。

一辈子小心谨慎的杨发才今天要大胆一回，他直了直腰，抬了抬头，同时声音也提高八度，一字一板地说：“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赵玉虎没想到杨发才会是这种态度，他先是愣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原有的威严，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杨发才，我看你是小孩的鸡巴越拔拉越硬了，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实话对你说吧，苹果园我是占定啦，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地是村里的，有权承包给你就有权收回来，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好啦，今天就谈到这里，我给你五天时间，五天后村里就要派人砍树！到时候你可别说我没有提前通知你。”

杨发才跌跌撞撞的回到家里，妻子和女儿已经把早饭做好，凤霞见他怒气冲冲的样子，便上前扶住他的胳膊，轻声问：“爸，他们叫你去干什么？把你气成这样？”

杨发才重重地叹了口气：“唉，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话恐怕要在咱们家应验了。”

“爸，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倒是快说呀！”女儿边问边摇他的肩膀。

杨发才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又看了看女儿，痛苦地说：“凤霞呀，咱们的苹果园恐怕是保不住了。”

杨凤霞瞪着两只大大的眼睛问：“苹果园，咱们的苹果园怎么了？”

杨发才：“赵玉虎要占。”

这时，凤霞的母亲正往饭桌上端菜，听了他们的对话，便走到丈夫跟前，小心翼翼地问：“他赵老大占咱的苹果园干啥？”

杨发才：“铁场倒渣。”

杨凤霞：“爸，你没有答应他吧。”

杨发才：“答应是没有答应，不过看今天这阵势，他是非占不可，咱们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呀？”

这时，万老六和儿子万少杰走了进来。

万老六问杨发才：“听说村里要占你的苹果园，这是不是真的？”

杨发才递给他一支烟，又帮他点着，说：“是真的，我刚从村委会回来，正为这事发愁哩！”

万少杰问：“他计划怎么占？是给你们家换地，还是赔款，

他总不能白占吧？”

杨发才摇了摇头说：“其实和白占也差不多，村里只答应给五万块钱。”

“五万块，简直是欺负人！”

万少杰愤愤不平。

眼下他正和杨凤霞搞对象，已经订婚，因此对未婚妻家里的事特别上心。

杨凤霞：“爸，别理他，咱和村委会有合同，还办了公证，受国家法律保护。如今合同还没有到期，咱就不让他占，看他能怎么样？”

万老六：“发才老哥，不是我胆小，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呀。赵玉虎这个人我太了解啦，他一惯说到做到，心狠手辣，吃人不吐骨头。当年为了占我家的房基，把我和少杰他妈打成重伤，我上至中央下至县委告了十几年，还不是斗不过人家。”

杨发才：“你这多少年走南闯北，上访告状，对国家法律和政策比我了解得多，你说我现在该咋办？”

万老六：“听说咱们县从大同调回来一个女律师，水平很高，人很正派，专门为老百姓打包不平，你可以去找找她。”

杨发才：“那我明天就去。”

杨凤霞：“爸，我和你一块去。”

这顿早饭，全家人谁也没吃。

第二章

再过几天就是芒种。

一夜夏风吹过，黄河岸边的小麦大片大片的全都熟透，金灿灿的在地里等着收割。

一台台庞大的联合收割机，正成群结队的从四面八方涌向云东地区。一年一度的夏收大会战已经打响了。

杨发才家也有五亩小麦，虽然老伴反复提醒，但他仍没有心思考虑收麦子的事。

赵玉虎限定的五天时间已经过去两天了，两天来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声接一声的叹气。

尽管女儿凤霞一次次的为她宽心：“爸，不用愁，车到山前必有路，天下没有过不去的坎。

但最终还是没有想出好办法。

早饭后，杨发才走出家门，见人也不搭话，像个游魂野鬼似的来到苹果园。

眼下的果树长势喜人，树杆有两把多粗，树冠遮天蔽日，就像一把把撑开的巨伞。

苹果已经像乒乓球那么大，今年是旺收，结得很繁，把树枝都压弯了，人走在下面乱碰头。

杨发才摸一摸这个树身，理一理那片树叶，心里有一种说不

出来的惆怅。

自从承包了这道荒沟，整整十一年了。十一年来，他就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全部希望，全部憧憬，包括全部风险，一古脑儿都押在了苹果园上。

不成功，就上吊。

当时这里一片荒凉，荆棘和野草两米多高，人钻进去连头发都看不见。

虽然靠着黄河，吃水却要到半里以外去担。

而且没有路，没有电，听不到广播，看不上电视，光点蜡烛就点了四年。

为了艰苦创业，他带领老伴和女儿，抛家弃舍，住进当年农业学大寨时留下的土窑洞里。

窑洞又潮又湿，蚊虫成群结队。更可怕的是，每到夜晚，各种野兽和山猪常来光顾拱门。

就这样，全家人披星戴月，起早贪黑的奋斗了十一年，终于苦尽甜来，使荒沟变成了百亩果园。

用老伴的话说，十一年中，他在苹果树上花费的心血，比在三个女儿身上花费的都多，这话确实不假。

苍天不负有心人，杨发才终于成功了。

每当他走进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苹果园时，就像一个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将军，在战利品前检阅自己的士兵一样，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甜蜜。

在他看来，这些苹果树都是有灵性的。会和他对话，和他沟通，甚至为他排忧解难。只要他一走进这片果林，心胸马上就豁然开朗，神清意爽。不论有任何苦闷，任何烦恼，统统都被抛到九霄云外。

他和苹果树建立了深深的感情。

了解它们胜过了解自己的女儿，知道什么时候该为它浇水、施肥、除草、灭虫。

苹果树已经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经常一个人呆呆的蹲在园子里和苹果树聊天，一聊就是很长时间。

如今，这片被他视为掌上明珠的苹果园，就要遭到灭顶之灾，变成炼铁厂的垃圾堆。

而他眼看着即将发生的一切又束手无策，没有办法和能力来保护它们，这不能不让人肝胆欲裂，碎心断喉。

他走到一棵最大的苹果树下，用手在树杆上轻轻的抚摸着，边摸嘴里边窃窃私语：“红帅（他给这棵苹果树起的名字），有人要把咱们强行分开，我实在不甘心，我不甘心呀！”说完，抱着树杆呜呜呜地哭了起来。这是一个五十岁大男人的哭泣，那样伤感，那样悲壮，那样惊心动魄。

女儿凤霞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果园，站在他的身后，流着泪说：“爸，你要想开点，哭也没用，咱还是去县城找卫律师吧。”

当杨凤霞领着父亲来到黄河律师事务所时，律师办公室坐着两男一女，正在看材料。她走近靠门口的中年男子：“请问，卫鹏律师在吗？”

坐在里面的女同志站了起来：“你们是……”

“我们是罗川乡赵家坪的，来向你请教几个法律问题。这是我父亲。”凤霞指了指杨发才。

“你们是来咨询的，快请坐。”卫鹏把杨家父女让到沙发上，给他们倒了两杯水。

“不，不，您不用麻烦，我们不渴，”凤霞又把茶杯放到桌子上。

卫鹏听完杨发才的叙述，思索了片刻，问：“你当时承包有

合同没有？”

杨发才：“不但订了合同，还在县上办了公证。”他从包里拿出两份打印好的材料递给卫鹏。

然后接着说：“我包下这道荒沟后，贷款五十多万元，修路、架电、打井、开荒地，又从山东买了六千多棵红富士苹果树苗。从此我们全家吃住都在果园，没明没黑的浇水、追肥、修剪，忙时还要雇人，五年前开始挂果，总算有了收入。没想到，村委会现在变卦啦”。

卫鹏：“你们当时签定的合同是二十年？”

杨发才：“对。”

卫鹏：“现在多少年啦？”

杨发才：“刚十一年。”

卫鹏：“合同上定的承包费是怎么个交法？”

杨发才：“每年十月底一次交清。超过半年不交，按违约对待，村里有权中止合同。”

卫鹏：“你都按时交了没有？”

杨凤霞：“不但承包费一分不欠，每年都提前交，而且这几年村里修路，盖学校，安自来水，我家还捐了一万六千多块。”

“他们中止合同的理由是啥？”

杨发才：“说是建铁厂要占这道沟。”

“村委会计划给你怎么处理？”

杨发才：“他们只给我五万元的补偿费，卫律师，我这苹果树每年纯收入最少不下十几万，九年要上百万，村里总共只给我五万，你说我能答应吗？”

卫鹏：“中止合同必须是双方自愿的情况下，你如果不同意，谁也没有权利强迫和干涉，不用害怕。”

杨凤霞：“卫律师，你大概不知道，在我们赵家坪，根本就